

# 地方博物館對國家認同的形塑—— 以新加坡牛車水華人原貌館為例

張 釋<sup>1</sup>

## 摘要

位於新加坡寶塔街的牛車水華人原貌館，保留了 1950 年代店屋的特色，透過展示常民的歷史與文化，再現集體記憶與個人經驗的交織，底層華人社群的歷史與記憶便在如此的空間中被展開。本文嘗試探究原貌館如何將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編織成有別於國家博物館的歷史視角、其用意與意義；嘗試理解展示中底層華人社群之角色與形象，及其與當今移民社群的關係。研究發現，原貌館嘗試以歷史中的底層華人社群與當今牛車水居民的角度去看歷史，以個人經驗故事做為新的切入點，述說在國家史觀下時常被遺漏的常民生活史，讓過去被遺忘的華人移民勞工的面目不再模糊。然而，展示亦透過許多常民的故事來教育年輕一代「堅忍、掙扎以及忠誠」的意義，將移民勞工「吃苦、向上」的精神與新加坡的歷史綁在一起。如此的歷史與形象的塑造，投射出當今新加坡的社會所重視的價值以及對其國民之要求與期許。結論指出原貌館在面臨中國崛起下的潛能在地方 (place-making) 的尺度，將華人生命的意義地方化、將牛車水的歷史記憶與當代接軌，呈現與國家博物館系統差異的論述，並進一步思考原貌館做為離散空間的可能。

關鍵詞：離散族群與國家認同、展示移民、牛車水原貌館、新加坡華人移民勞工

## 前言

新加坡獨特的歷史特徵使得國家層級所欲建構的文化與民間的文化認同存在著斷裂。國家欲求的同一與向內認同，可從

新加坡當代社會學家劉宏 (2014) 的研究中見到成果，如其點出新加坡各族群已從對於族裔／歷史根源的認同，大幅度轉向對於新加坡的國家認同，並表示自 1990 年代以來，因國家同時促進新加坡認同並推

<sup>1</sup> E-mail: seattle92001@gmail.com

動華語（取代方言），以方言群或地域為主的族群分類已漸漸模糊，傳統的族群分類也逐漸被「新加坡公民」與「新移民」如此的分類取代，「國家論述已重新形塑了國家內部的離散關係 (intra-diasporic relations)」(Liu, 2014: 7-8)。新加坡公民的樣貌透過國家機器被形構出來後，國家還得面對另一個棘手的課題：當今不斷跨越、衝撞想像邊界的新移民社群，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量的移民。2013年公布的《人口白皮書》，顯示在全球化的時代，移民政策可以趨嚴，但是拒絕移民已是不可能的事實，而新加坡為保持競爭力而不得不引進外來人口。然而，移民人口迅速增加，也使得其原先多元文化和族群的立國根基受到挑戰。新加坡政府大力吸引的移民讓國家從中獲利，但那些尚未且不願融入新環境的移民，對社會造成衝擊也與公民產生摩擦，甚至有人表示「移民多了，就沒有家的感覺」（環球時報，2013），擔憂新加坡將失去其核心精神與價值；這些是做為正在建立國家認同的移民國必須要謹慎處理的問題。

位於牛車水 (Chinatown)<sup>2</sup> 的華人原貌館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簡稱 CHC)，在國家推動文化觀光與歷史文化復興的過程中，被改造成展示牛車水與華人移民歷史的博物館。做為「地方」的博物館，該如何處理擁有國家意識的新加坡華人公民、中國移民、華人會館與「中國故鄉」的遙遠歷史記憶，以及當今中國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牽動？本文期望從分析華人原貌館如何以「地方」為單位，展示早期華人移民底層的歷史，透過被展示的移工意象來建構國家記憶、形塑當今的國民認同；並嘗試瞭解華人移民社群如何被賦予地方的意義，透過博物館的力量

進行「遷轉」，從他族巧妙且戲劇性地被納入我群。

本研究採展覽分析及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首先，採用的展示分析法將展示視為「文本」來檢視（張婉真，2001），理解展覽中單一元素的意義與整體論述的架構，並輔以歷史與社會脈絡加以解釋。其二，本研究亦訪談牛車水原貌館的策展人，以瞭解其策劃展覽的過程、理念、目的、手法與限制。最後，本研究也訪談關心新加坡華人文化遺產傳承的會館成員，以認識其對新加坡華人歷史及牛車水華人原貌館的認知與詮釋，並讓策展人與地方文化人士訪談的交叉比對，為本研究提供多元立場與深入見解。

## 博物館與國家認同

Althusser (1971) 結合馬克思 (Marx) 的國家理論與佛洛伊德 (Freud) 的夢和無意識理論，反思國家意識型態的操作與論述，認為國家除了透過「鎮壓的國家機構」(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來管制人民，如警察、軍隊、法庭、監獄等，也用「意識型態的國家機構」(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來控制人民，包含宗教、教育與文化的意識型態；而後者在「治理的意識型態下，或稱『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剝削的生產階級關係之下再現」(Althusser, 1971: 139)。如此，統治階級控制了國家，並藉施展「對國家意識型態的霸權」來維持權力。Bhabha (1990: 1) 則進一步延伸 Anderson 所提出的關於國族主義及其「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 的觀點，視國族 (nation) 的成立為一套「文化象徵的系統」(system of cultural signification) 以及「社會生活的再現」(repre-

<sup>2</sup> 本文 Chinatown 的使用，採新加坡歷史脈絡與官方翻譯之「牛車水」。在其他的華人移民歷史的研究中，Chinatown 則多以「唐人街」或「中國城」做為專用名詞。

sentation of social life)，指出國族必須透過「敘述」、「語言」與「再現」，並「仰賴於它們之間的『文本策略、隱喻置換、次文本和象徵符號』的相互關係」(Bhabha, 1990: 2-3；引自陳香君, 2014: 94) 來賦予本身及其文化記憶意義。Bhabha (1990: 3-4) 亦將描述構成國族空間的兩個相互聯結、拉扯的空間分為「訓導的記憶」(the pedagogies memory) 和「展演的記憶」(the performative memories)；前者指的是由國家傳統權威所建立的敘事，目的在宣示「完整」、「普遍」與「線性」的國家歷史，後者則以「少數」的形式來介入訓導記憶所鞏固的論述與結構。國家的博物館在兩種相互拉扯的敘事與宣稱中擺盪，而「我群」與「他者」，便在這密不可分關係中被描繪出來。

博物館為與國家主義及國家意識型態緊密交織的機構，和文化遺產產業一同被視為以想像來重新論述國家主義的機制 (Madern, 2004)。Ben-Armos 和 Weissberg (1999) 強調論述、儀式與文化再現為建構記憶的關鍵要素，指出數個重要的機構與機制的運作，賦有實踐、散播與再現的功能，並可成為形塑認同的紀念場域；其中，博物館為擁有此重要力量的場域，「是因社會對於歷史的需求而存在」(Kavanagh, 1990: 11)，亦是「能滿足社會展現國家認同之需求的文化機構」(Plosnita, 2012: 51)。新加坡自 1980 年代起積極面對國家文化建構之課題，以之為主體去建構各種想像的社群，使其符合國家精神的形象與價值，而隸屬於國家的博物館與國家意識型態緊密交織，也透過展示不斷論述與延續國家邊界與國家認同。例如，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中強化了「單一國家社群」，並以各種方式穩固容易被動搖的國家認同。該館也有技巧地延續許多殖民的結構與遺產，述說殖民歷史之結構也不脫離以英國殖民者為「主體」之觀點，清楚的劃分了「殖民

者／統治者」與「被殖民者／被統治者」的界線，使其分別演變成「國家」與「人民」的表徵。而新加坡所高舉的在地文化，有一部分則由延續英國殖民時期之架構築構而成。然而，展場動線的設計卻試著賦予了歷史事件多元的詮釋觀點，在未超出國家認可的敘事結構下，讓移民底層得以發聲，讓觀眾得以透過多種個人故事來經驗歷史 (張釋, 2016)。儘管如此，在當代的藝文展演中所見到移民勞工的身影，如 2008 年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展出張乾琦的系列攝影「Doubleness」特展以及 2010 年新加坡藝術節演出「吉隆坡：新加坡貨櫃」(Cargo Kuala Lumpur: Singapore)，均不以「新加坡公民」為主，顯示儘管關於移民歷史與文化遺址的博物館在歐美國家與澳洲有逐漸增多的趨勢，新加坡還未出現規模較大的、述說國家移民歷史的博物館或文化展演場域。新加坡的博物館顯然未能大膽論述移民史、國家歷史、多元族群與當代移民的正負相關係與共同經驗。因此，由國家文物局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簡稱 NHB) 以及新加坡旅遊局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簡稱 STB) 聯手規劃的牛車水華人原貌館，雖與國家文物局轄下館舍目的相同，因華人會館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關注，仍可被視為國家與地方意識拉鋸的場域。

## 個案背景與介紹

### 一、牛車水保存計畫

1980 年代中期世界經濟衰退，迫使新加坡調整於 1960 年代推動的觀光旅遊政策 (Yeoh et al., 2001)。旅遊專責小組 (Tourism Task Force) 於 1984 年指出新加坡觀光旅遊業的發展問題，認為「新加坡歷史建築、傳統活動與喧鬧的街道所構成的東方神秘與魅力已消逝在都市化的景觀當中」(Wong et al., 1984: 6；引自

Yeoh et al., 2001: 3)；因此，於 1986 年的「旅遊產品發展計畫」(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Plan) 便將改造歷史與文化區的規劃納入其中。牛車水除了在新加坡旅遊局<sup>3</sup>於一連串的促進觀光計畫中展開了保存與規劃，包含 1989 年的「牛車水保存計畫」與 1998 年的「牛車水發展藍圖」，更在 1989 年被納入新加坡國家發展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以下簡稱 URA)<sup>4</sup>所規劃的 5 個主要歷史街區中。1995 年，URA 的總藍圖將牛車水規劃成旅遊區，期望透過改造及新建設讓國人認識早期市區的面貌。配合國家「新亞洲」(New Asia) 的願景前進，牛車水被打造成透過說故事、讓旅客以自我探索的方式，來認識和體驗新加坡的過去和現在 (Chang and Yeo, 1999)。旅遊局藉由推出觀光手冊及策劃套裝行程，為觀光客設計參考的旅遊路線，並列出幾個主要「焦點」(focal point)，包含牛車水劇院、牛車水美食街、牛車水夜市與牛車水華人原貌館。Teo 和 Huang (1995) 指出，公部門的規劃看似為新加坡的觀光帶來新的氣象，卻引來不少隱憂與批評。民間團體認為牛車水的規劃與改造過於刻意和人造化，失去原有的樣貌與真實性，使牛車水的「傳統記憶彷彿斷了根，淹沒在都市化改造的社會中」(Teo and Huang, 1995: 158)，甚至原貌館的規劃亦遭到質疑是否也僅是一個人造的景點。許永順 (2004: 65) 認為應該要思考牛車水該如何展現華人的歷史，也應思考其他曾經生活在此的族群之歷史是否該被再現於原貌館當中，並認為規劃者在選擇展覽物件時不應只考慮是否為華人文化，而應考慮是否能代表牛車水的文化。

對此，當時任職於國家檔案局並受旅遊局委託規劃館舍展覽的林先生表示，「牛車水已經觀光化，沒有原貌館可能更糟，變成 everything made in China」(2013.9.3 訪談)，更指出即便過去住在牛車水的居民如今大多已搬離，原貌館除了是觀光的場所，亦能做為教育和回憶歷史的場所，有存在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林先生更進一步回應：「URA 的工作是實體的、環境的；遺產、記憶則是透過原貌館來保存」(2014.6.20 訪談)，他認為政府並未放任牛車水受觀光、商業化的衝擊，在建築原貌的保留方面，透過 URA 的計畫以限制建築與環境樣貌的改變；而在文物保留方面則藉由設立原貌館，在居民一一搬走後能展示並保存原居民所使用之生活文物，是為內應外合。

## 二、牛車水華人原貌館

旅遊局於 1998 年 9 月宣佈將注入高達九千七百五十萬新幣的資金，並根據 Enhancing Chinatown Experience 計畫書來「振興」牛車水 (Chia et al., 2000: 2)，而牛車水華人原貌館亦被列入計畫項目之一 (王瑋琦, 2003: 8)。展館選擇原為 1950 年代的 3 間裁縫店屋合併而成，而店內的文物並非原本於該店屋內使用的物件，而是透過買賣或是捐贈的方式，獲得當地居民所使用的生活器物與其他文物。

該館於 2002 年落成開幕，透過靜態的場景 (setting) 復原與文物展示，以及動態的影音播放與劇場式的展示手法，呈現新加坡早期華人 (尤以廣東人為主) 的移民過程、社會背景、語族社群、生活文化以及勞動職業。該館為歷史建築改建之展

<sup>3</sup> 新加坡旅遊局是個關注旅遊和經濟發展的機構，為新加坡的主要服務行業之一。其功能在透過推廣旅遊以滿足更廣泛的經濟發展需求。其旨在藉由長期的規劃，及與公私部門的合作，確保旅遊業的重要性。網路資料來源：STB 官網 <https://app.stb.gov.sg/asp/index.asp>。

<sup>4</sup> URA 的規劃旨在保留傳統建築與整體景觀以提昇旅遊價值，並提供位於該區的私營單位保存與維護相關指導 (URA,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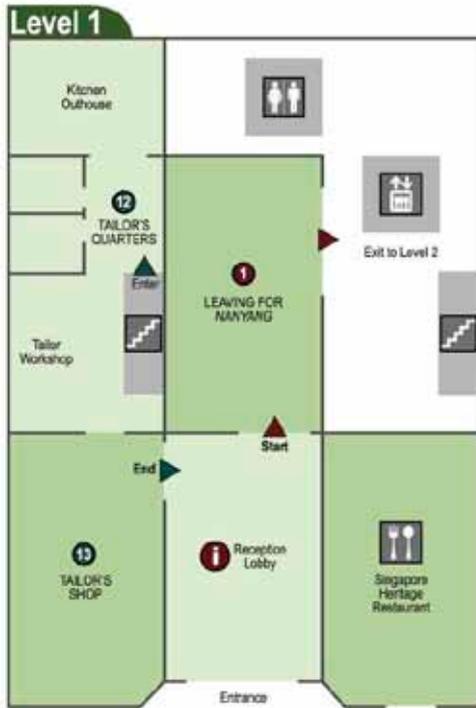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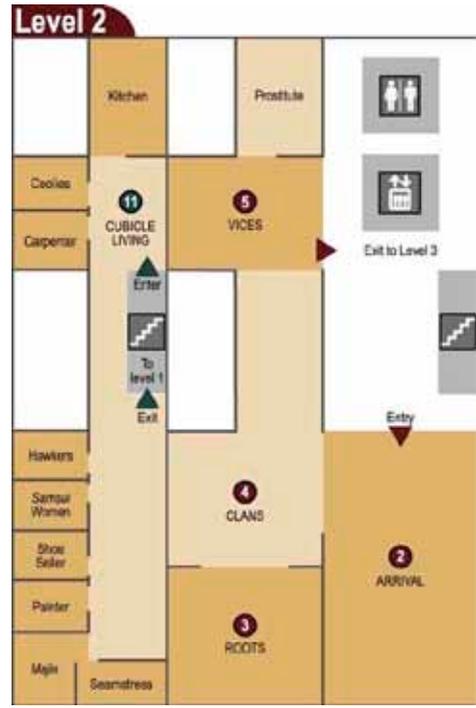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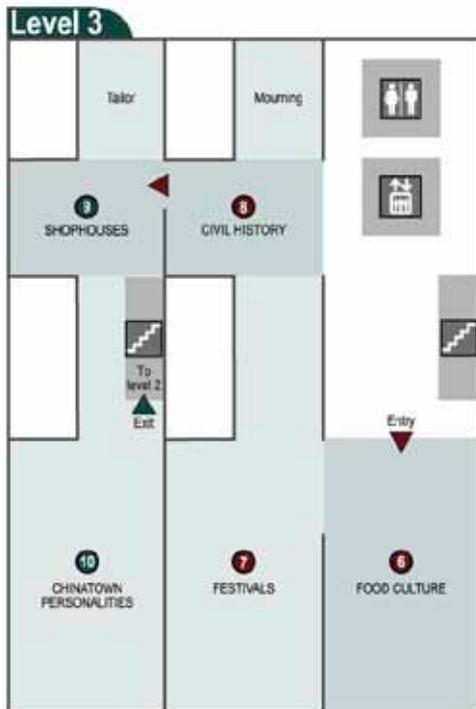


圖 3

圖 1~3. 牛車水原貌館空間配置圖之三層樓 (圖片來源/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DM, 2013)

覽館，展示內容之歷史時間也橫跨近一世紀。整個館分為3層樓、13個主題。一樓前半展廳主要講述移民來到南洋的緣由與期待（1. 離家往南洋）；二樓前半展廳介紹這群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於中國的根源，以及抵達新加坡後的生活與工作（2. 抵達、3. 根源、4. 宗族、5. 四大惡習）；三樓展廳聚焦在牛車水的黃金時期1950年代的生活與文化（6. 飲食文化、7. 節慶、8. 民間歷史、9. 店屋、10. 牛車水居民）；參觀路線隨之回到二樓後半展廳，以場景復原的方式讓觀眾體會格房的生活（11. 小格房生活）；最後回到一樓後半展廳，以牛車水著名行業，同時也是該館原先的用途：裁縫店做尾聲（12. 裁縫師的工作室、13. 裁縫店）（圖1~3）。

大量的口述歷史、日常生活故事與常民生活物件是構成展覽重要的元素，林先生與其團隊在居民遷出之前以及該區重整期間，進行居民的口述記錄，並拾回許多被丟棄的日常用品與私人物件，可為在地日常生活的重要證據。參與展覽規劃的林先生（2013.9.3 訪談）表示透過「就地取材」來搜集大量 1950 年代以及更早的常民文物，期望可以追溯到既親近又陌生的過去。這些被拾起的回憶，加上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NMS) 與國家檔案館 (NAS) 所提供的相關文物與其他材料，使策展團隊在規劃展覽內容時得以發展出更豐富的故事與多元的主線。物件長期做為博物館展示的核心元素雖亦體現於原貌館的展覽之中，卻非其主要特色：其特徵在於透過大量口述史來再現過去；其展覽的意義不僅在大量描繪 19 世紀至今的中國（尤其廣東）移民、遷移的過程以及落地生根的故事，更是將其主力放在呈現早期華人移民勞工以及這群人「實實在在」的生活樣貌。相較於多數的歷史博物館所展示大眾習以為常的名人歷史與重要事蹟，原貌館發掘庶民生活與文化的艱辛與活力，展示在「大傳統」中被忽視的底層故事。以下，就將展館中所用的展示手法與早期華人移民底層展覽內涵進行分析。

## 再現華人社群

繁華又充滿活力的街區，背後隱藏的是傳統史家鮮少記載的黑暗歷史 (dark history)，牛車水做為華人移工上岸後的暫時或永久住宿，其悲慘、受盡苦難的靈魂仍然徘徊於街道、小巷與角落之中；正如規劃者林先生（2014.6.20 訪談）帶著豐厚

的情感提到「這裡（牛車水）的每一條街都有它的故事，隱沒著先民的靈魂」。原貌館如此描述：

許多新客（移民）帶著滿滿的希望與窮盡的絕望，從中國各省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前往新加坡這應許之地；來到荒瘠、苦悶的地下賭博錢莊與秘密會社。

— 牛車水華人原貌館參觀手冊  
（2013，作者譯）<sup>5</sup>

當時該區惡質的生活環境、賭博、賣淫、吸食鴉片等問題，僅是這黑暗歷史明顯的冰山一角 (Lee, 1978; Mak, 1981)。包稅制度下，商家從販運苦力賺取暴利收入；罷工、械鬥與秘密會社引起的各式鬥爭導致的災難和混亂；以及過高的人口密度的居住環境和缺乏乾淨水源的衛生設備，與所促成的各式傳染疾病；牛車水可說是病懨懨的底層社會。當時，僅存的歡愉來自於移民勞工對人生的樂觀與同鄉社團的相互支援，如：會館的大家庭；媽姐、紅頭巾與苦力的兄弟姊妹情誼，顯現了在他鄉的互助、友誼和友愛。原貌館以「小人物，大世界」的概念，照映新加坡少為人知的華人移民勞工歷史。林先生（2013.9.3 訪談）表示牛車水多以廣東方言群（包含廣東客家人）為主，因此在策劃展覽內容時也著重在呈現「廣東人的牛車水」，來自福建地區或是其他範圍的華人移民僅簡單介紹。關於其他在牛車水居住的社群，從詳細的人口調查紀錄可發現該區亦有其他華人社群（如：客家人、海南人、福建人等）與其他族群（如：印度勞工、日本人、歐洲人等）的文化與歷史痕跡，因此在展廳中仍有一小部分以「多

<sup>5</sup> “From the desperate hopefulness of many *sinkkeh* (migran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embark on an arduous journey from various Chinese provinces to the promised land of Singapore, to the raw, seedy and underground practices of gambling dens and secret societies.”

元族群的牛車水」(Multi-racial Chinatown) 為題，介紹在該區居住、來往的各個族群之分布。

由上述資料得知，牛車水是多族群進出的場域，然該館僅以儘量中立、簡單的方式說明牛車水的族群與人口分布，對於不同族群、甚至華人之間不同方言群的良性與惡性互動（械鬥、秘密會社）等均輕描淡寫帶過，將主力擺在移民個人 (individuals) 的日常生活與經驗。陳瑞樺 (2013: 38) 分析道：「雖然族群博物館的設立是基於多元文化論的思維，但它的展示邏輯並不傳遞多元文化的觀點，而是族群文化的觀點」，因此，如此的屬於特定族群的國家級、或受國家委託之博物館是否該再現不同社群之互動與衝突？Chua (2009) 指出新加坡將族群 - 文化平等視為治理的明確思想基礎之一，因此種族保持非常高的能見度。儘管如此，國家卻不鼓勵大眾對於族群議題進行辯論，「族群和諧」(racial harmony) 便在不鼓勵文化交流或跨越族群邊界的情況下，被「消極的容忍」(passive tolerance)；族群之間的衝突在國家為維繫國民和平相處以為社會帶來好處 (public good) 的目標下，遭到忽視 (Chua, 2009)。本研究訪談之會館方則認為衝突是過去的事情，應該要強調現今的和平，如新加坡顏氏公會的顏先生 (2014.6.19 訪談) 表示「那是過去的事情，現在已經沒有了」，進一步強調現在社會族群間的和諧是新加坡的特色。而新加坡客家茶陽（大埔）會館的何先生 (2014.6.26 訪談) 亦認為：「摩擦、糾紛、矛盾都是過去的，我們不應該往後看過去的發展，應該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去看到未來的發展，是多元族群、共同的發展」；其更進一步表示人們應以歷史為鑑，才能去改變不斷循環的歷史秩序：「過去有很多種族的暴動，我們必須要知道這樣的影響，並在未來的時候避免重蹈覆轍……要面對過去的衝突，才能

有更好的未來」。新加坡將民族和睦視為和諧社會的基礎，透過多項政策與制度來建立與鞏固，以保證國家經濟持續發展與多元文化社會的和諧，其成果也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博物館若能展示表面濃厚和諧氣氛下的衝突，並讓觀眾理解過去不和諧的原因與後果，引導其去認識並思考多元族群或宗教在相遇時所面對的差異敏感的議題，更能從理解現今社會應該如何對待移民及文化和認同差異，從內部去創造擁抱多元差異的社會。

## 再現底層社會與女性勞動者

若從職業別去分析，展出的均為牛車水較具代表性的職業，包含：勞工、金店、藥材業、裁縫店等等，針對這樣的篩選，林先生 (2013.9.3 訪談) 認為現成的展示不論是在內容的多元性或是文獻資料的豐富度，都還有補充的餘地。做為策展人，林先生僅能在有限的空間與資料下，去選擇要呈現的常民生活文化與具代表性的底層職業；其中可發現，其特別注意到女性勞工的角色與重要性。以下將以底層社會面貌與女性勞動者之形象，進行展示內容分析。

首先，媒體往往呈現「浪漫化」的勞動階級，以 1930 年代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 為例，美國男性勞工幾乎是英勇的，而女性勞工則被賦予性感小明星 (sexy starlets) 的意象 (Quirke, 2012: 3)。勞工的意象不斷被賦予象徵意義，並體現其對於民族國家的建設之利益，同時強調勞工做為集體生產力得「犧牲奉獻」與「自我實現」(Quirke, 2012: 5)，而導致勞動者生活的其他方面未受重視。而博物館展覽除了傾向呈現浪漫的過去（如：不展示勞動的過程和階級衝突），其他的錯誤亦包含將勞動生活去脈絡化 (de-contextualize)，以及不夠重視普通的職業（如：女性在勞動產

業社會的工作與角色) 等等。在一般傳統的博物館展示中，工作場域外的私領域生活，以及底層不為人所見的社會問題較少被展示，而在以勞動或工業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中，敘事主線主要為勞動者與其職業的關係，而缺乏其他生活面向的敘事。

原貌館嘗試突破過往展示勞動者及其歷史的手法與內容，選平衡兩性勞動者的比例、工作場域外的私領域生活，並呈現環境和社會的變遷與問題。如：位於二樓的「格房生活」(cubicle living) 展區則提供了「勞動」以外的內容(圖4)。小格房代表工作後的閒暇時光，藉由搭配談論家人、朋友等日常生活主題的口述紀錄，勞工的身份從扁平變得較為立體、移民生活也增加了更廣泛的角度；例如，媽姐的房

間便會介紹其生命中重要的儀式：「乞巧節」與「梳起」<sup>6</sup>。二樓的葬禮儀式的場景還原(圖5)，更是打破了傳統禁忌，使移工之勞動以外的生活面貌得以被看見，也使平時隱藏的、無法直言的各種話題和禁忌暴露在觀眾眼前。此「具展演特性的後臺」(staged back region) (MacCannell, 1999) 不僅符合觀光客想要窺探他者私領域生活的慾望，同時也讓欲在歷史中尋找根源的居民，接觸歷史更廣泛的意義。三樓的「店屋」展區則透過「居民口述史」之節錄，搭配攝影影像的方式，展示牛車水居住環境的社會議題，包含健康問題、社會惡習、擁擠環境、貧困、噪音污染等(圖6)。使用居民口述史，而非一般博物館常見的「中立」角度來敘述事件，除了



圖 4. 小格房 (攝影/張釋)



圖 5. 葬禮儀式 (攝影/張釋)



圖 6. 社會問題 (攝影/張釋)

<sup>6</sup> 又稱「自梳」，指未婚女性將髮如已婚婦女盤起，以表示終生不嫁、獨身終老。故，三水婦女除稱為「媽姐」，亦稱為「自梳女」。

可避免「博物館的聲音」(museum voice)搶走居民真實的心聲與口吻之戲劇性，更可避免居民觀點淪為官方敘述的點綴，而變得模糊、次要。搭配著栩栩如生影像，該展區的展示方式反映了底層對於新加坡社會的看法，為華人移民歷史的書寫提供更多元的視角。

其次，在傳統的博物館展示中，女性多出現在某些特定領域，像是家庭或屬於女性的少數職業，如家庭幫傭、店員、生產線勞工等；這些相較於男性再現的形象更為貧乏扁平，且多為支持男性主流敘事的論證 (Porter, 1988)。原貌館透過展示女性勞工的工作與其生活，使其在新加坡移民史與建國史都不缺席。展廳中的女性的職業以媽姐、紅頭巾、妓女等為代表，以紅頭巾占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妓女、媽姐以及其他牛車水居民之職業。林先生表示，當時並沒有特別去規劃或考量不同性別職業再現的比例，僅選入具代表性的傳統職業來呈現，但也盡量涵蓋多元的職業別。以下將分別以展示中的娼妓、紅頭巾與媽姐進行分析。

### 一、娼妓

展示廳中的女性勞動者意向可分為「正當」與「不正當」兩類，而早期移民的黑暗歷史以娼妓做代表；此論點也呼應館內將娼妓放在「四大惡習」的展區中，娼妓房間前的展板文字亦反映該行業的「不正當性」：

……但是這溫柔鄉也是各種傳染疾病的溫床。有些患病的新客承受不了病魔的折磨，有的瘋癲的，有的痛苦地死去。

另一個說明政策的展板文字，亦將娼妓與傳染性病直接做連結：

牛車水的娼寮數目便隨著增加，而性病也跟著猖獗起來……[傳染性病]法令在1887年給取消了；娼寮的註冊也在1894年被取消……傳染性病便在華人社會傳播。

妓女的小房間中，投影的妓女形象在哼歌、梳洗、裝扮。搭配著上述兩展板的敘述，可見在華人社會中，其尚未脫離的刻板印象。館方亦未進一步解釋娼妓來到南洋背後的歷史社會脈絡（如綁架、非法人口販賣等）、其情感與苦衷，與其他的底層勞動者相比，娼妓也未被賦予述說自己的經歷與故事。她們沈默不語，從男性移民的性慾宣洩工具，再度淪為展示不名譽歷史的「工具」。

### 二、紅頭巾<sup>7</sup>

而「正當」的職業則以紅頭巾與媽姐為代表，尤以紅頭巾的比例最高；兩種女性勞工中，紅頭巾為粗重工作代表，而媽姐則相對以整齊、輕巧的樣貌出現。經觀察與分析後發現，如同 Low (2014) 觀察分析新加坡對於紅頭巾的形象與歷史建構，館中的紅頭巾也分別借由以下3種身份來呈現：(一)開拓者，(二)現代女性，(三)高齡女性。3種身份交錯顯現於展板的影像與文字之中。以入口之展板為例：

我們是來自三水縣里開村的農民，家人無法在農村裡討生活，所以我就自告奮勇，離鄉背井來到新加坡來找工作。沒人反對

<sup>7</sup> 在新加坡，「紅頭巾」指的是早期從事建築業的女性勞工，而因多來自中國廣東的三水，固又稱「三水婆」。這些女性活躍於1942年到1970、1980年代，建築業進入機械化的時代，才逐漸消逝。丘婉鳴 (2005) 指出其特徵為在工作的時候會束上紅色的頭巾，包成方形的樣子；服裝固定以「衣寬、闊長袖、向右扣扭、藍色上衣、黑色褲子」為主，搭配輪胎鞋。

我，其實他們又能怎麼樣？我們無法維持生計，所以我非到這裡來不可。

——盧亞桂，紅頭巾

該口述紀錄之左側則搭配了一張高齡婦女穿著紅頭巾的服裝。首先，因紅頭巾的工作多為在建築工地挑磚頭以及扛重物等，被喻為「國家開拓之母」(founding mothers of Singapore) (Teh, 2008)，對國家現代化的過程有很大的貢獻。其次，其工作跳脫傳統女性的行業類別，跨入傳統上屬於男性的工作場域，可見其與當時中國婦女的差別：她們獨立自主、強勢表達對於生活的看法，符合新加坡將其描繪成「新加坡亞洲女性主義者之首例」(Tan, 2003) 的形象，亦是國家現代女性的象徵。左側的影像所欲傳達的訊息則可如此解釋：高齡婦人往往代表弱勢、無助和依賴，與文字中鮮明的強悍、自主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可以將該呈現手法解釋為策展人因對紅頭巾的尊敬，以及看見其現今生活與過去的反差，對此感到同情，而嘗試利用互補的形象，來傳達過去建國的堅忍，換來的卻是孤單身影。而位於小格房展區之紅頭巾的房間，展板是如此的闡述：

每天清晨，他們會穿著整齊的工作服並戴上其特有的紅色頭巾。他們會站在街道兩旁，等待被送往建築工地；他們便在酷暑下工作無數個小時。

——紅頭巾的房間<sup>8</sup>

紅頭巾的精神時常被與新加坡的建國故事綁在一起；如新加坡前總統 S. R. Nathan 期望透過許多「普通人」的故事（其中也

包含紅頭巾）來教育年輕的一代「堅忍、掙扎以及忠誠」的意義 (Low, 2014: 65)。紅頭巾年輕的奉獻犧牲與老年的堅忍不拔，一生辛苦地活著，「勤奮」、「始終如一，堅持不斷」的形象，便被納為新興國家建構認同的典範之一。

### 三、媽姐

媽姐的形象與紅頭巾類似，以「忠誠」、「現代化」、「節儉勤奮」為其形象。首先，「忠誠」的形象體現於媽姐房間外的展板：

媽姐誓言獨身以為他們的雇主服務——媽姐的房間。<sup>9</sup>

顯示其終身不嫁以服務主人為首要目標；而「現代化」的形象也體現於此敘述當中，可見其寧可靠自己獨力賺錢也不願受束縛出嫁，是為現代女性的象徵。Low (2014: 187) 引用 MaKie (1963: 36) 指出：「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媽姐是良好的婦女——她們聰慧、勤奮、忠誠……許多家庭沒有她們都無法運作」。其他 Low (2014) 所引用的文獻包含認為媽姐「忠心、誠實、有貢獻」(Koh, 1991)、「具斯葛多派



圖 7. 媽姐房間（攝影／張釋）

<sup>8</sup> “Every morning before daybreak, they would be dressed spic and span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red headgear. Then they lined the street, waiting to be taken to construction sites, where they worked many hours under the sweltering heat.”—Samsui Woman’s cubicle, CHC.

<sup>9</sup> “Majies took vows of celibacy so they could commit to serving their masters.”—Majie’s Cubicle, CHC.

的性質與彈性」(Gaw, 1988: 109) 以及「完全獨立」(Ng, 2007)。其房間(圖7)之簡樸與黑色服裝,也驗證了上述社會普遍對於這群婦女的印象。媽姐的形象被如此再現,與國家所推崇的精神與態度有很大的關係。除了上述「忠誠」、「現代化」、「節儉勤奮」的形象,原貌館亦隱約強化了國家重視的「傳統家庭」型態,而媽姐房間隔壁的「縫紉師」(媽姐養女)房間(圖8)便是此論述的映照。

未婚的媽姐會收養女,以便老了有人照顧(丘婉鳴,2005),可與新加坡政府強調家庭結構與倫理之重要性做連結。新加坡政府一向視家庭為國家結構之重要核心,並透過社會福利制度來加強國人的家庭觀念,期望「通過儒家倫理文明加強本國的家庭倫理美德教育,使得國人和睦,社會穩定」(新加坡文獻館,2006)。年老孤寂的紅頭巾與收養女的媽姐,一個反應(國家重視的)儒家思想的「視寂寞淒涼為恥」、一個則是避免淪落孤苦零丁的戒心與防範。

不論是要將紅頭巾與媽姐的辛勞讓國人知道,或是透過其身影築構對於「好國民」形象的想像與認同,將過去的故事配上現今的影像,原貌館雖嘗試連結古今,卻又誤入了博物館的陷阱,讓「紅頭巾」與「媽姐」冰凍在遙遠的1940年代。觀眾看見的是那曾經茁壯的凋零身影,高齡



圖 8. 媽姐養女房間(攝影/張釋)

的觀眾對此可能會產生懷舊感,年輕的觀眾則因缺乏自身經驗而難以達到認同。如同新加坡客家茶陽(大埔)會館的何先生(2014.6.26 訪談)所示:「(該館)除了提供過去生活的對照,也是一種『激勵』」,並進一步指出館方雖然嘗試復原過去的場景,「沒有『激勵』的論述,所以許多人甚至無法瞭解」,對此感到可惜。

## 劇場式的場境復原

### 一、嵌入劇場式的場景與其想像

展示空間的設計以還原場景再現為主,在呈現的內涵上,不以年代來分類,而是以食衣住行為主題與面向,因此,其展覽風格最接近張婉真(2014: 164-165)所提到的「情境展示」之展示手法:

所謂「情境展示」係指一種運用真實物件與複製品,並將它們置放與佈置成有如彼此相互構成的一個三度空間環境,而這環境是用以指涉一個外在於博物館的原時空環境;且觀眾在參觀時,能夠透過這樣的展示辨識其原時空環境,甚至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方式。

張婉真並引用 Montpetit (1996: 59; 引自張婉真,2014: 164-166)的論點指出,情境展示並不一定要指涉真實的場景,也可以展示從未實際存在過的場景,該手法的特徵為:(一)是可辨識的「生活/自然景象」;(二)與所指(有時情境展示並沒有其在現實上真正的所指,而是人們心目中的一個典型或是氣氛)之間的關聯性,能讓觀眾建立兩者間的連結;(三)讓觀眾能體驗其「真實感(realism)」,即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Montpetit (1996: 59; 引自張婉真,2014: 167)也認為這種「類比性的展示本身既是一種存在(presence),也是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藉由

許多實際『存在』的物件構成一個『再現』，因此觀眾主要是透過「圖像」(image) 來理解與掌握展示。原貌館藉由場景的還原與相關文物的擺飾，營造出如假似真的景觀，讓觀眾走入時光隧道、回到過去。

策展團隊也認為當時的居住環境別有特色，必須要能具象的呈現，如林先生(2013.9.3 訪談)所示：

最令人難忘的地方就是這些小房間。這種共用房間的吵鬧啊，就是牛車水的畫面，所以我們想要重現這個畫面……例如在廚房爭吵、東西因為共用房間而遺失等等。

希望透過動靜皆宜的展覽，能讓觀眾去認識和體會當時的生活情況。而若說「在博物館的世界裡，展覽就是劇場」(劉婉珍, 2007: 33)，表演者、觀者與空間3個劇場元素，進到博物館中則轉變為「物」、「人」與「空間」。在博物館劇場當中，觀眾在觀者與演員兩身份中穿梭移動，和展示物件成為劇中之主角與配角，在展覽舞臺上透過與展品之互動演出，讓「物」述說自己的歷程，也在過去與現在時空穿插的場域，演出自己的經驗與故事。Schechner (張曉華譯, 1992: 369; 引自劉婉珍, 2007: 25) 表示博物館「所有空間同時為演出與觀眾存在，觀眾既是場景的構成者，也是場景的觀看者」。劉婉珍(2007: 123) 亦認為博物館做為一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場域，應當主動協助觀眾跳脫僅是單純欣賞展覽的觀者，進而成為劇場導演，把博物館展覽空間視如劇本和舞臺。

將博物館場域人事物的整體氛圍，與自己過去的記憶與當下的感覺領受交流，成就屬於自己的敘事或非敘事劇場效果，在既定時空裡與博物館場域進行對話性的溝通。

## 二、戲劇般的歷史故事

21世紀的博物館常透過新穎的科技來述說故事和傳達訊息；過去慣用的「情境展示」與「場景復原」等展示手法，被視為是上一個時代的、過時的產物。然而，研究者發現大量使用這兩種展示手法的原貌館，藉由結合戲劇的元素並援用現代科技，意外帶來新鮮感與真實感；例如，在二樓的「格房生活」(Cubicle Living) 便帶給展示更多詮釋的可能。

每一格房的佈置宛如動態時光的片刻停滯與凍結：工作用具毫無秩序地散落在床與凳子上、一條細繩上剛曬起的衣服依然皺皺的、尚未清洗的餐具整齊擺放在水槽內、微開的窗流進市場鬧熱四起的聲音……桌上的蠟燭剛被點燃，主人彷彿上一秒還在房間內(圖9)。靜悄悄的房間讓等待主人的訪客(觀眾)能四處張望，趁機偷偷窺視這甫來自中國的移民勞工之生活。就在此刻，房間內隱藏的投影機與上頭燈瞬間開啟，主人(透過投影幕)回到了房間，開始說起自己來到新加坡的過程與心境；而有的房間僅能聽見房間主人的聲音，人物的身體形象的缺席，為觀眾帶來沒有邊際的想像空間。感應器讓小格房樓層的聲音毫無秩序的重疊，讓移民的個人故事搭配著同樓層的鄰居爭吵、共用廚房的噪音以及洗碗的聲音，創造了實實在在1950年代勞工的居家生活。當觀眾往一間間的小格房探去，除了能透



圖9. 格房生活 (攝影/張釋)

過房間的擺飾和文物認識當時房客的生活與職業，也能聽到他們講述自己來新加坡追夢的故事，宛如拜訪老朋友一般。長廊間吵雜的聲音亦為該時空增加了真實感，廣闊了觀眾對於牛車水底層勞動與常民生活的認知。而三樓的「牛車水居民」(Chinatown Personality) 展區(圖 10)，亦運用如前述的手法，藉由多媒體技術與動態影音，結合靜態的物件與場景建構，以 6 個人物故事述說多元職業的牛車水的居民(包含三水婦女、小販、甜點老闆、女裁縫師、男裁縫師以及著名企業家的兒子)，產生猶如戲劇性的舞臺效果。

該手法亦以相似的方式用於「四大惡習」(Vices) 展區(圖 11)。該區描述早期華人移民社會的四大惡習：吃喝嫖賭，不同於前述展區所展現的私人領域，「四大惡習」則是以開放的公共領域為演繹空間；以一張賭博桌為中心，四周環繞著早期移民勞工與其後裔(即剛遷離不久的牛車水居民)的攝影影像、紀錄片段、採訪、引言與其他簡短地介紹。在宛如戲劇舞臺的場景中設有感應器，只要「演員(觀眾)」走到場中，燈便會亮起、來回晃動，並傳出描繪打鬥場面的噪音：人們相互吼叫、嘶啞、爭論、攻擊，背景中還傳來杯子被打碎與各式物件撞擊與敲打的響亮聲。就在打鬥場面快要進入高潮時，燭燈熄滅！留下錯愕的觀者、戰鬥場面的支離破碎與一片靜黑。故事主角缺席的身

影僅用扭打的聲音替代，讓觀眾自由想像場景畫面；驟然四起的打鬥又忽然結束，貼切描繪日常消遣與四大惡習的密切關係。和前述的「小閣樓」不同的是，在此展區主角並沒有現身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是透過周邊動態與靜態來的影像來反凝視觀眾(圖 12)，接續把故事說完。這樣的設計除了讓觀眾注意環繞四周的影像，並試圖尋找影像中的主體與打鬥場面的演員之間的關聯性，同時亦讓展演者與觀看



圖 10. 牛車水居民 (攝影/張釋)



圖 11. 四大惡習區 I (攝影/張釋)



圖 12. 四大惡習區 II (攝影/張釋)

者、凝視與被凝視的關係進入另一層次。

將劇場概念納入展示之中，一方面讓觀眾以多重感官的方式經驗歷史，強化其對於展示內容的印象，一方面也能看到人物現身說法描述自身的故事。Crawley (2012) 指出在現今的博物館中，展示結合戲劇理論的應用相當多元，而上述的設計（融合口述史與劇場演出的效果）除了比傳統的口述史播放或靜態的文物展覽更容易吸引觀眾目光，亦改變往常觀眾僅以「觀看」的方式來認識歷史，為觀眾創造出獨特的經驗。Crawley (2012) 亦認為劇場和戲劇理論的運用，可帶給博物館觀眾想像的氣氛；雖然該館沒有現今許多博物館運用新的科技帶給觀眾即時互動及參與的優點，但藉由結合口述歷史和戲劇演出元素，不僅強化了觀眾的想像力，同時也為這歷史時空增添現實感。

### 三、在地觀眾視角

「如果我們能穿越時空，那未來的旅人在何處？」策展團隊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捕捉時間、凍結空間、將之放入一個時空膠囊中，讓未來的旅人們能有機會去凝視，彷彿穿越時空來重溫既熟悉又陌生的歷史與記憶。在如牛車水這樣具有悠久歷史的地方，是集體記憶與個人故事的交匯之處；也是當地居民的情感與認同之處。因此，當旅遊局所聲稱的「回春」(resurrected) 與「重建」(reconstructed) 的牛車水景觀，在居民眼中不足以構成「當地歷史與文化的真實再現」(Chia, 2001: 296) 時，原貌館在此刻以扮演時空膠囊的角色做回應，喚起老一輩的居民的牛車水記憶，如新加坡顏氏公會的顏先生 (2014.6.19 訪談) 所示：

像我這年齡比較有親身經歷過，像是紅頭巾啦！你們聽只是歷史人物，我們看都是我們的隔壁鄰居……從我們回憶的時候，我們都感覺現在生活在天堂……我們親身經歷過的，看到苦力、扛東西的

人，當時就是這樣。當時大家都只是怕沒有工作，不是怕辛苦，這些我們都經歷過，看這些我們感受特別深。

顯示原貌館對他而言是充滿回憶的地方，也讓他對於現況感到十分滿足。

該館使用讓觀眾有「參與演出」的臨場感，同時亦讓年輕世代與過去建立連結，鍛造其對於歷史的興趣，進一步認識國家歷史當中的移民史與移民遺產。身為年輕世代，同為新加坡顏氏公會的顏小姐雖然未經歷過牛車水的興衰，在受訪時便表示看展後讓她深深體認這些底層移民是那個年代「生活中的巨人」(2014.6.19 訪談)：

我覺得很真實，可能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去真正感受的一種生活體驗……如果你真正去聽它每一個 tape……好像走到那個時光裡，覺得很真實……覺得人物的各形象很深刻地可以勾畫出來，可能可以這樣比較真實的記載出來，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這些口述歷史還蠻重要的……感覺很鮮明，整個生活面貌、生活經歷以及對於孩子的寄望。

除了讚揚場景復原的真實性與認識歷史的效果之外，亦有受訪者表示該館的功能不應止於激起民眾的懷舊情感。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何先生認為該館有很大的潛力 (2014.6.26 訪談)：

可以讓年輕的後輩看到以前辛苦的生活；可以讓年輕人瞭解現在很幸福，過去的人在艱苦的環境生活，但他們的生活意志很堅定、為理想奮鬥，這樣的精神面貌很值得學習。

並指出原貌館提供過去生活的對照，是歷史也是一種「激勵」，若能加入激勵的論

述，更能讓現代的人思考如何在相較過去更優渥的環境中提昇自己。

## 再現移民與移動

### 一、行李箱裝載著故鄉

行李，看似微不足道、笨重無聊的物，常是人的行動與做為人不可或缺的延伸或組成，它們與人的認同、生物身體的組成成份、人的行動能力等密切相關，缺一不可。(賴嘉玲，2013: 132)

對於移民／移動者而言，行李箱連同箱中之物同時具備「護身符的功能」(talismanic function) (Morley, 2002: 45)。行李的意義，不只因其包含了移動者個人最重要的所有物 (possession) 而有重要功能，亦是一種身份標記，如同移動者所擁有的回憶。而賴嘉玲 (2013: 133) 也進一步指出「行李更是移動會形變的壓縮臨時家屋、在不同位移脈絡中被迫隨時開闢的展示空間、與行程和空間遇合的人與非人組裝體」。行李有著臨時家屋的意涵，可為延伸主體的概念，也代表主體的能動性，更代表在流動的社會與移動的時代中，「家」(house) 的概念從靜止固定的存有，轉變成可以不斷移動的實體與歸屬 (belonging) (Haldrup and Larsen, 2006; Germann-Molz, 2008)。

原貌館展覽之入口處，介紹華人遷移南洋的過程，其中一區堆疊著行李、上面散落著護照、雨傘、茶壺、眼鏡等個人用品；該區更以海港為背景，象徵移民等待啟程，前往未知的「石叻坡」；搭配著攝影影像與口述史的節錄，描述遷移過程的艱辛，以及面臨生死未知的恐懼與風險：

從香港到新加坡的航程要七天，旅費為港幣二十元。途中有些孩童病死了，水手便把他們的屍體丟進海裡。

—— 盧亞桂，紅頭巾

堆疊的行李箱亦象徵每個移民的「新加坡夢」，每個移動的故事穿梭來回於美夢與噩夢之間，然後在抵達的時候化為殘酷的現實 (圖 13)：

到新加坡的旅途中，我暈船暈了一整天。我什麼也吃不下，而且不斷嘔吐。到了新加坡時，我看見許多扛著煤炭的苦力，全身都被炭塗黑了。就在那一刻，我覺悟到生活將是艱苦的。

—— 黃朝員，裝卸業商人

行李箱裝載著原鄉的回憶，為家屋的延伸，也象徵著心繫卻暫時無法回歸的家鄉：

我們抵達時，就被送到移民護衛司那裡去。官員問我們：「你們為什麼來新加坡？」我說：「我來新加坡賺錢養父親。我父親老了，不再工作……我是自願來這裡工作的。」

—— 梁亞好，媽姐 (家庭女傭)

移動的過程妝點移民族群文化的歷史，以及對於他者產生歷史連結與認同的論述，在國族論述的架構中時常遭到遺忘。原貌館的展示內容雖強調牛車水地區的在地歷史與個人故事，卻仍體現「離散做為帶有『根源』與『路徑』的旅行概念」(Clifford, 1994: 302)，注意到新加坡華人社會與文化



圖 13. 入口行李箱 (攝影／張釋)

的根源，印證新加坡做為一個融合多元文化而成的社會，正是因為從各方來到這裡的人們，借由移動的過程，攜帶原鄉的一部分而變得多彩多姿、富有深邃內涵。

## 二、移民形象與國家認同

原貌館中的華人移民勞工之族群性鮮明（強調原鄉祖籍），並展示當時華人移民社會與日後的新加坡華人遺產之關聯，且也以「艱辛」、「隻身」、「貢獻」、「困苦」等形象呈現，而在主題上則以「日常生活」、「械鬥」、「勞動」、「去勞動」以及「社會大環境」等為主（表 1）。

展示中的移民形象透過「底層職業」、「常民生活」、「原鄉來歷」與「社會環境問題」等主題，嘗試突破傳統國家型博物館中所見的「刻意被彰顯英雄化人格的先驅」。其拉出另一條敘事主線，使民眾思考除了過往所接收到的歷史知識中，上層階級與知識份子赴湯蹈火、百折不撓引領群眾的魄力與獻身精神，還有另一群值得敬重卻時常被遺忘的人群，其勇氣來自於不斷勇敢面對孤獨、辛酸與大時代的改變。展示內容以艱辛、困苦等形象來呈現早期華人移工，可解釋為華人對於其祖先的敬畏與尊重，並在賦予這群人發聲機會與歷史意義的同時，跳出將其視為是「受難者」的形象之框架，將主體歸還

於其身。進一步分析其內涵，可發現這些移民勞工形象正是當今新加坡社會所重視的價值；「刻苦耐勞」與「投身國家建設」等建構現代新加坡的重要精神，至今仍是新加坡對其國民之要求與期許，也在展示中藉由早期移民的歷史投射出來。

另外，原貌館雖在規劃時沒有如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以製造「過去 - 現在」這樣的對比（歷史展廳的整個設計風格與規劃是希望可以強調殖民時期的混亂與吵雜，以及二戰之後乾淨、和諧、安穩的社會氣氛，以此做對比）為目標，但本研究所訪問的會館方均表示，觀看原貌館的展覽，都有一種「現代生活真的很幸福」、「以前過得很艱辛，應該要心存感恩」、「應該要在現在這樣好的環境下讓自己更好」的感覺。可見，展覽無形塑造了「混亂的過去與秩序的現在」之印象，宣告著動亂的時代已過，當今則是日益強盛、人人生活富裕的時代。

## 三、延續今日的移民史

2014 年底，原貌館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整修，未來展示手法除了小格房和裁縫的工作室依然以場景復原的方式呈現之外，其他展區將會以比較現代的風格並結合更新穎的科技技術來呈現。林先生（2014.6.20 訪談）更表示，新加坡有著不

表 1. 牛車水華人原貌館中的華人移民勞工的形象與主題呈現

	身份／職業	形象	主題
女性	媽姐	忠誠、隻身、貢獻、現代化	勞動、去勞動
	娼妓（華人）	隻身、性病	勞動、日常
	紅頭巾	艱辛、隻身、貢獻、現代化	勞動、去勞動
	媽姐養女	隻身	日常
男性	苦力	艱辛、困苦、貢獻	勞動
	小販	艱辛	勞動、社會環境
	會館	艱辛、貢獻	社群、階級
	市井行業	艱辛、貢獻	勞動、社群、社會環境、日常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歸納整理

斷變動的移民史，因此時間軸與地域關係也將往前往後延伸。若以 1950 年代為中軸做區分，往前將會延伸到更早遠的華人移民之歷史背景 (1822~)，涵蓋底層契約華工的生活 (豬仔館)、華工來到這裡的經過 (如在中國徵召勞工的工作、新加坡豬仔館的網絡和買賣勞工的網絡)、牛車水成立的經過與發展 (戰前)、殖民時期建築結構與市區發展的規定所改變的生活模式等等。往後延伸則會探討 1950 年後市區重建，讓觀眾能一眼望見城市景觀與人口結構的改變，如 1927 年成立的改良信託局 (建屋發展局的前身) 所執行的工作與建設，與租屋問題使得底層勞工生活受到影響；1970 年代重建成為新的生活中，使原本的居民 (如：紅頭巾) 外移導致地緣文化變動；以及當今成為許多中國新移民所居住的地方，所反映出新移民文化與當地文化的對話與交流。

移民政策一向是新加坡國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項，李顯龍總理 2010 年的國慶演說中，移民政策就占了超過一半的篇幅。當今新加坡的居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流動人口，而這些流動人口 (包含所謂的「移民勞工」) 對新加坡的建設有重要的貢獻。而 2013 年，執政黨公布的《人口白皮書》中「表示為應付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挑戰以及保持勞動競爭力，將繼續引進外來人口，預計到了 2030 年新加坡的人口規模將增至 690 萬，比目前增約 30%」(蔣銳，2013)。《人口白皮書》的發佈，招致不少批評聲浪，對於一般大眾而言，移民的議題不只是就業與失業率的議題，而是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每日所見所聞、所受所感，包括住屋與交通基礎設施的擁擠，顯示「移民」是新加坡必須持續面對的歷史與當代議題。

研究者訪問之 4 間會館館方<sup>10</sup> 對於

過去的移民以及現在的移民有著不同的看法；針對是否該展示移民，新加坡岡州會館的盧先生 (2014.6.18 訪談) 提到：「你想想？誰會喜歡離鄉背井？你想想誰會離開？都是比較窮的才會離開到南洋」，間接認為這樣黑暗、悲傷的過去並非光榮的過去。然而，新加坡茶陽 (大埔) 會館的何先生 (2014.6.26 訪談) 則認為，新加坡一直都是由移民構成的國家，不論現在或過去，「只要你有本事在新加坡生活就留下來，移民對於新加坡有很多貢獻」。進一步問到對於博物館展示當地移民的看法，新加坡澄海會館的陳先生 (2014.6.25 訪談) 認為近年新加坡的移民人口有增多，但是還未能影響本地文化，「因為移民還是來來去去…… 飲食文化也是，基本上也都是移民的客源」，此論點顯示新加坡雖做為一個由移民構成的國家，國族認同已在將至的建國 50 週年看到成果。而何先生除了認同展示「新移民」的故事，更提出應盡量不要強調移民 - 在地人的區分，正如他所說 (2014.6.26 訪談)：

應盡量避免使用「移民」的字眼，大家都是公民、都是新加坡人，不要一直強調移民、一直區分你我，應該要強調他們對於新加坡的貢獻，在新加坡的身份，而不要一直叫他們移民…… 這樣無法促進融合。

上述理念與王明輝的論點相似；其在〈是「社會問題」還是「問題社會」？臺灣新移民現象的省思〉一文指出，全球化導致大量的移民人潮，移民被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其實是一種『代罪羔羊』心態作祟，且是 [社會] 本身諸多問題的反影」(王明輝，2005: 1)。全球化導致大規模的遷移，除了創造了前所未見的文化多樣性，也挑戰被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認

<sup>10</sup> 本研究訪問的位於新加坡的 4 間會館為：岡州會館、大埔 (茶陽) 會館、澄海會館與顏氏公會。

同，更使國家內部認同差異與認同矛盾的聲音變得明顯。在移動的時代，多數的社群都有其離散的面向，只是某些社群的流離面向更為顯而易見 (Clifford, 1997)。

## 結論

針對內容的分析與觀察發現，首先，原貌館強調移民生命歷程的轉折與「跨界」後的「定居」，更將重點放在底層社群的日常生活與環境樣貌。統治階級（如英國殖民政府或知識份子）則隱身於極少的政策介紹或年代標示之中，幾乎不見其對於英國殖民政府憲制之演化成就是或管治社會成就做論述，更未出現其他的短暫管理政權（如清朝、日據），嘗試以常民的角度去看歷史，尋回邊緣社群之往跡。展示內容中居民口述史占很高的比例，與「博物館的聲音」共同享用發言權，讓居民觀點免於淪為官方敘述的點綴；然而，僅聚焦在個別移民身上，而未整體呈現移民的歷史過程，亦未呈現移民者與宗主國（之其他社群）在接觸所產生的文化突變，將導致其無法帶領觀眾進一步思索當今「混濁身份認同」的議題。其次，其突破傳統國家型博物館中僅展示「英雄化的先驅」，並選擇以小格房等日常生活場景，展示移民勞工「勞動者」以外之身份、賦予其「完整的人」的樣貌；然而，其所呈現之移民勞工形象卻緊扣現今國家所認同並強調之時代精神，移民勞工再度淪入刻板印象化的紀念性論述之中。不論是「底層職業」、「常民生活」或「原鄉來歷」等主題，均可發現被再現的移民勞工形象，如：早期華人移工的「刻苦耐勞」、「勤儉忠誠」與「投身國家建設」等特質，投射出的正是當今新加坡社會所重視的價值與對其國民之要求與期許。其三，著重呈現「單一方言社群（廣東人）的牛車水」，雖然可與國家所強調的「同

一華人社群」對話，然而其將主力擺在廣東移民個人的日常生活與經驗，輕描淡寫帶過牛車水為多元族群活動地的事實，亦未提及廣東社群與其他社群之互動關係，無形延續了維繫國家符號的「族群和諧」：新加坡將民族和睦做為和諧社會的基礎，除了透過多項政策與制度來建構與鞏固族群和諧，也不鼓勵大眾對於族群議題進行辯論，族群之間的衝突則在不鼓勵文化交流或跨越族群邊界的情況下被容忍 (Chua, 2009)；因此在展覽中，跨越族群邊界之個人或社群不被允許出現，重疊的邊界也不被允許存在。原貌館雖然如同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一樣重視生活經驗，但其更關注「跨越實體邊界」的經驗與實體邊界的連結性，透過移民描述移動的驚駭過程與所見所聞，體現「離散做為帶有『根源』與『路徑』的經驗」(Clifford, 1994: 302)，顯示其認為國家欲建構的「在地文化」是由不同的生命於延展的邊界上發芽，「我群」的建立亦是攀附在「他者」的文化根基上。

當今的新加坡意識到歷史與認同必須合一，並要透過以強化國家認同為本位的歷史書寫來達到此目的，同時也為博物館的展示內容預設了數個不同的界限。如，「中國城」（牛車水）做為「中國性」(Chineseness) 的符號建構，保存了歷史中的中國移民的文化與艱辛的故事，為強調多元文化的國家添加了更廣泛的面相。然而，當今的中國崛起，以現代化、嶄新、霸強的形象在新的世紀展露頭角，與過往離家背景的苦難形象呈現明顯的差異與矛盾 (Ang, 2017)。這也使得展示「華人」移民的歷史變得更加困難，未來的展示充滿了潛在的可能性與挑戰。因此，做為一個人口不斷流動的地區，博物館應從「劃界」轉向「跨界」，在區分你我之間尋找其他述說歷史的方式。若如 Clifford (1994: 302; 1997: 254) 所言，「離散是一

個旅行的概念，一個攜帶糾纏的『根源』與『路徑』的概念」，則「所有或多數的社群都有其離散的面相 (diasporic dimensions)，而某些社群或許比其他的社群更為離散／流離」。博物館是否也能成為一個開放、跨越疆界且不停流動的空間？如同 Brah (1996) 所提出的離散空間 (diaspora space)：那「離散、邊界、位置 (location) 與錯位 (dislocation) 的相交之處」(1996: 208)；那「包容與排斥、歸屬與他者化、我群與他者之間的爭議空間……是離散者和本地人融為一體的空間」<sup>11</sup>(1996: 209)。離散空間沒有主客之分，所有身份認同來到這裡根植，且不停地運轉形變。本研究認為，原貌館所處的文化空間、所處的地方，正因國家認同架構的強勢，使得銘刻在地景上的情感與地方化的生命記憶，被化做新自由主義框架下面的客體。離散空間在博物館中的意義，可體現在多元文化與族群的社會展示移民的歷史，引導社會思考今日的邊界並非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也絕非永恆的邊界，讓社會大眾進一步體認到現今多元文化社會建立在不同的社群透過互動，並省思國家形成的印跡，是經歷無數離散、跨界、根植與錯位的結果，並仍在持續的譜寫中。而牛車水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地方認同，其更多

的意義在「地方的」空間，以及銘刻在地景與人物的歷史記憶；原貌館更多的潛能是在地方 (place-making) 的尺度，將華人生命的意義地方化。將牛車水的歷史記憶與當代接軌，呈現與國家博物館系統差異的論述，思考移民在新加坡的定位與轉變。

## 誌謝

本研究特別感謝參與牛車水華人原貌館之策展人以及新加坡華人會館人員的協助與指教，使得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特此感謝。本文部分篇章收入作者的研究論文〈遷轉、邊界與認同：新加坡博物館中早期華人移民勞工之再現〉中，並曾以“The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A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Heritage Entwined in Tourism Policy”為題，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所舉辦的第六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文化與自然遺產的復原與回春：博物館學的透視」大會中宣讀。感謝論文指導陳佳利教授、口試委員陳國偉副教授、李威宜副教授、研討會評論人鄭邦彥副研究員及《博物館學季刊》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文更為完整，一併致謝。

## 參考文獻

- 王明輝，2005。是「社會問題」還是「問題社會」？臺灣新移民現象的省思。網址：<http://cc15.npu.edu.tw/~mhwang/iSCD/downloads/004.pdf> (瀏覽日期：2014/10/19)。
- 王瑋琦，2003。新加坡的博物館發展和現況：從蛻變中的新加坡博物館談起，博物館館訊，第26期。
- 丘婉鳴，2005。新加坡牛車水文化分析。新加坡：水月企業。
- 張婉真，2001。如何分析博物館展示：研究方法旨趣，博物館學季刊，15(3): 13-24。
- ，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臺北：遠流出版社。

<sup>11</sup> The diaspora space is the site where *the native is as much a diasporian as the diasporain is the native* (Brah, 1996: 209)

- 張釋，2016。博物館中移民勞工之再現：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歷史展廳為例，博物館與文化，11: 47-81。
- 許永順，2004。又見牛車水。新加坡：許永順工作廳。
- 陳香君，2014。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臺北：臺灣女性藝術協會、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陳瑞樺，2013。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文化研究，17: 7-44。
- 新加坡文獻館，2006。新加坡政府對儒家倫理家庭美德建設的探悉。網址：<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9>（瀏覽日期：2014/11/29）。
- 劉婉珍，2007。博物館就是劇場。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蔣銳，2013.2.6。BBC 中文網：新加坡民眾示威反對政府增加外來人口。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2/130216\\_singapore\\_immigration.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2/130216_singapore_immigration.shtml)（瀏覽日期：2014/11/02）。
- 賴嘉玲，2013。「收拾行囊」，通關啟程：談「旅者 - 行李」組裝體之移動政治，文化研究，17: 123-158。
- 環球時報，2013。「移民國家」新加坡為移民糾結。網址：[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2/3661353.html](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2/3661353.html)（瀏覽日期：2014/11/03）。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Althusser, L. (Ed.),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LB.
- Ang, I., 2017. Sydney's Chinatown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Wang, C.-M. and Goh, D. P. S. (Eds.), 2017, Precarious Belongings: Affect and Nationalism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Bhabha, H. K., 1990.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n*: Bhabha, H. K. (Ed.),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Psychology Press.
-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sa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 Chang, T. C. and Yeoh, B. S. A., 1999. New Asia-Singapore: Communicating local cultures through global tourism. *Geoforum*, 30: 101-115.
- Chia, K. et al., 2000. Rethinking Chinatown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 Chia, K., 2001. Market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Success and limitations. *In*: Tan, E. S. et al. (Eds.), 2001, Tourism Management and Policy: Perspective from Singapore. Singapore: Scientific World.
- Chua, B. H., 2009. Being Chinese under 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 10(3): 239-250.
-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302-338.
- ,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awley, G., 2012. Staging exhibitions: Atmosphere of imagination. *In*: MacLeod, S. (Eds.), 2012, Museum Making: Narratives, Architectures, Exhibi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Germann-Molz, J., 2008. Global abode: Home and mobility in narratives of the round-the-world. *Space and Culture*, 11(4): 325-42.
- Haldrup, M. and Larsen, J., 2006. Material cultures of tourism. *Leisure Studies*, 25(3): 275-289.
- Kavanagh, G., 1990. *History Curatorship*.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ee, P. P., 1978.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H., 2014. Beyond co-ethnicity: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ng and integrating new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7): 1225-1238.
- Low, K. E. Y., 2014. *Remembering the Samsui Women: Migration and Social Memory in Singapore and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 MacCannell, D., 199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dern, J., 2004. The 'isle of home' is always on your mind: Subjectivity and space at the Ellis Island Immigration Museum. *In*: Coles, T. and Timothy, D. J. (Eds.), 2004, *Tourism, Diasporas and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Mak, L. F., 1981.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ley, D., 2002. The Migrant's suitcases. *In*: Bennett, T. and Watson, D. (Eds.), 2002,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pp. 45-46.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Plosnita, E., 2012.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and National identity: New perspectives of remarking and evolution. *In*: MacLeod, S. (Eds.), 2012, *Building Identity: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useums and Identity Politics*. Taipei: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 Porter, G., 1988. Putting your house in order: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domestic life. *In*: Lumley, R. (Ed.), 1988, *The Museum Time Machine: Putting Culture on Display*. London: Routledge.
- Quirke, C., 2012. *Eyes on Labor: News Photography and America's Working Cla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 S. E., 2003. Lure of the gritty Samsui Woman. *Strait Times*, 4 July.
- Teh, J. L., 2008. Posters bring back memories for Samsui Women. *New Paper*, 14 Feb.
- Teo, P. and Huang, S., 1995. Tourism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2(3): 589-615.
-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1991. *Historic Districts: Conservation Guidelines of Chinatown Conservation Area*. 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 Yeoh, B. S. A. et al., 2001. Tourism in Singapore: An overview of policies and issues. *In*: Tan, E. S. et al. (Eds.), 2001, *Tourism Management and Policy: Perspective from Singapo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 作者簡介

張釋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文化研究學程博士生。



## **Local Museum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Singapore**

Shih Chang\*

### **Abstract**

Situated on Pagoda Street, the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CHC) retains its 1950s' shop-house façade, where the history and personal stories of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are displayed. The CHC served as a case study, in whic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nd exhibitions were analyzed to discern the history and memory of early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and how they are represented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history and modern migr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CHC consciously attempted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that national awareness laid for exhibiting history, by integrating migrant laborer into the national history, strengthening today's multi-variate society as results of migration. Citing from theater elements, early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are provided with a voice equal to the "museum voice", allowing them to dramatically transform from the other to the self. However, CHC also used the laborers' images to shape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in which images of diligence, loyalty, and national devotion project the values and expectation of modern Singapore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HC to become a "diaspora space" is addressed, further no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location in Chinatown where historical memory is etched into the landscape and people.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in terms of place-making and localizing memories and meaning of early Chinese migrants, suggesting a slightly different discourse on Chinese migration history in Singapore.

Keywords: diaspora and national identity, displaying migration,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Chinese migrant laborers in Singapore

\* Ph.D. Student,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Progr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mail: seattle92001@gmail.com